



童灵剑神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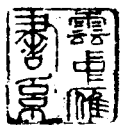
云中雁来客

44.5-68

5J
12
c1

神剑灵童

下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云中雁

侠坛“阿波罗”(太阳神)。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鲜血遮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形成独特的读者群。惜乎下笔惜墨如金,作品传世不多。

云中雁书系

琼楼十二曲

烈火修罗

解语剑

孤剑红颜

圣剑双姝

龙笛玉符

铃马雄风

吹箫引凤

神剑灵童

水龙吟

双凤驭龙

骏马雕鞍

红楼玉钗

红豆闹江湖

目 录

第一章	人与狼	(1)
第二章	吹短笛的少女	(27)
第三章	玉簪与别离歌	(56)
第四章	纯金雕鞍	(84)
第五章	鹤湖三怪	(110)
第六章	陷 阱	(137)
第七章	大西王府	(163)
第八章	忙中闲	(189)
第九章	秘 窟	(206)
第十章	三十六粒玉珠	(228)

第十一章	温柔乡里诉衷肠	(254)
第十二章	爱之极	(279)
第十三章	洞庭湖上寻笛女	(305)
第十四章	古溪源里出奇景	(329)
第十五章	魑女情蛊	(354)
第十六章	笛女无情欲	(380)
第十七章	东海无忧岛	(405)
第十八章	风云再起	(420)
第十九章	夜半钟声	(444)
第二十章	墓圻里的缘份	(469)
第二一章	九华山	(494)
第二二章	大魔头求徒	(518)

第二十三章 藏 娇 (542)

第二十四章 染指西王府 (567)

第二十五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591)

第十三章 洞庭湖上寻笛女

这情形，又似是十七年前的旧事重演，只是笛女与她母亲不同的，连一张小纸条都不曾留下。

二通息悉大发雷霆，忖度必是这流水音小屋中的老伯伯，同情笛女，暗助逃走。这位老伯伯本也是江湖中人，身具武功，十余年来，他不仅照料笛女饮食，更有时也教导她一些知识，日久难免对笛女同情，私放逃走，实有可能。

息悉严加追问，老伯伯坚说毫不知情，恼怒了二通，凶残之性大发，将这位老头子钉挂在墙上，一连三天，亏得此老略有武功根底，尚能承受得住，一直挨到今日，也不知被鞭打了多少次，始终不曾说出什么！亏得薛琳与欧阳白到来，救了他一条性命。

长长的叙述，至此完毕，漫漫长夜，已将过尽，小屋之外，林中已现出曙色。

薛琳十分心善，拿出金银，厚赠那伤愈的老伯伯，放他自由，命他离去。

与欧阳白、二通息悉，商量如何寻找那失踪了的小孤女。

面面相觑，实是想不出好办法来。

六魑之末，美丽的薛琳，确是不愧为冰雪聪明，低俯螭首，想了一阵，笑道：“有办法了！”

二人忙问怎地薛琳说出办法，乃是利用追风宝马灵敏的嗅觉，将落日宝马以前所用的干草给它嗅了，带出密林，听它所之，或者

侥幸，它以够继续嗅出同伴的气息，追踪着去，也未可知。

三人尚可一路探听，无论如何，希望虽小，总不算是绝望，尚可一试。

欧阳白、二通息悉两人都同意，立刻开始登程。

出得密林，薛琳骑在追风宝马之上，放松缰绳，任它自由行动。

只见这良驹嗅了一阵，忽然欢愉低鸣，四蹄拨开，的的向南。

三人跟着这马，走了好几天，来到湘省境内，华容故道。

两条岔道出现面前，追风宝马踟蹰不前，连连悲嘶，分明是时日已久，它的同伴，气息至此而终，究竟应向那一条路去？委实难以决定。

薛琳等三人，高处了望，只见两条大路，道上车马均多，落日宝马早已经过此地，此番要来追寻，实是渺茫。

道旁打听，也探不出所以然来。

二通息悉主动提出办法，提议三人分道寻找，薛琳与欧阳白，跨骑追风宝马一路，息悉单独一路，约定一月之后，岳州相会。

三人分道扬镳，欧阳白与六虺之末，一马双驮，乘骑前进，一路上注意打听，不得线索。

好容易在一处道旁小店，问起一位老婆婆，她说十日之前，确有这样一位貌美少女，跨骑骏马路过此地。当时还曾有人发现此女马上吹奏短笛，其声悦耳，追随喧闹，终因马匹神速，未能追上。

薛琳、欧阳白两人大喜，老婆婆指点方向，两人道谢，上马追赶。

发现这方向，乃是通往洞庭湖畔，离开官道行走，不久来到湖滨，只见一水茫茫。

附近均系荒凉沙滩，荒无人迹，两人不禁踌躇。

忽闻那湖面之上，有一阵美妙乐声飘来。

注意看时，只见湖上远远有一只大船驶来，渐渐近了，只见这船，通体漆成绿色，雕镂精致，十分华丽，更怪的是，那船头坐着有

一些男女，也都是全都身穿一色绿衣。

再近一些，可见船头，正中端坐着一位公子打扮的少年，剑眉星目，雍容不凡。

在这位公子的身旁，粉白黛绿，莺莺燕燕，围着一群侍女，也都是——色绿衣。另有侍卫似的劲装大汉数名，奇怪的也是一般的绿色衣裳。

转眼之间，船只驶近岸边，搭板架起，那公子打扮的少年，率领手下，行来薛琳与欧阳白的面前。

只见他深深向薛琳一揖到地，婉声启言，说道：“小生上官安，迎候薛姑娘来迟，当面恕罪……”

抬起头来，竟然对薛琳身旁的欧阳白，理也不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管盯住薛琳。

欧阳白不由得生气！

薛琳“咕”地一笑，略退一步，避开上官安咄咄逼人的注视，笑道：“原来是上官公子到此，一向没有来往，何劳远迎，着实不敢当哩！”

那上官公子，一聆薛琳娇软语声，仿佛半边身子都酥麻了似的，连忙笑道：“薛姑娘美艳大名，江湖之上，何人不晓，那个不知，凡夫俗子，无人不思瞻仰花容，以为荣幸。

不瞒姑娘说，早在姑娘抵达华容时，我这里即已得到消息，准备迎接，素知姑娘你喜欢绿色，因此我这里，一切都要布置为绿色，所有的人，一律穿着绿衣，船只家具，漆成绿色。

姑娘你看，那船侧的绿色油漆，尚未全干哩！哈哈！……”

此人如此作为，谅来必是倾慕薛琳，已到发狂的地步。欧阳白见他那种色迷迷的眈眈注视，心头不由得有点冒火。

美丽的薛琳，早已觉察，笑着为两人介绍，那上官公子，对于欧阳白仅是淡淡敷衍，跟着又将全部精神，放在薛琳身上。

笑着说道：“薛姑娘，小生如今，一切均已准备停当，既然来到

小生此地，少不得请姑娘千万赏光，小驻仙驾，便在这湖中，逗留数日，也好让小生亲侍左右，聊尽心意……”

这上官公子的话，竟是愈来愈明显，表露出他的用意，无非是癞蛤蟆想要吃天鹅肉，想要借机会亲近亲近薛琳。欧阳白此番心中，已隐隐以薛琳之夫自居，禁不住大起反感，眉头皱起。

不待薛琳有什么表示，欧阳白冷冷说道：“多谢上官公子雅意，只因我们尚有要事在身，不克久留，就此别过……”

上官安立刻面色大变，忽然说出一句：“小生知道，两位来此目的，乃是要寻找一位少女……嘿嘿……不瞒两位说，这洞庭湖偌大的一片天地，全是小生号令所及，两位若有任何疑难之事，不找小生，却去找谁？”

此言一出，欧阳白精神大振，原来这上官安竟然能知笛女下落，这倒不能不留下来追究了！

剑眉一轩，正待启言追问，薛琳一飘眼色，笑着说道：“欧阳白，难得上官公子如此殷勤，我们情不可却，只好接受招待了，至于我们的事，谅来麻烦公子，也是必能如愿……”

上官安连忙答应，此时搭板架好，上官公子躬身请贵宾上船。

薛琳绿衣飘飘，登上画舫，侍女们纷纷上来请安。欧阳白一旁得见，虽然是一色的绿衣，但惟独只有薛琳特别突出，惹人注目。那上官安公子，想来与欧阳白具有同感，此时笑吟一句：“满眼绿衣踮跹，爱怜应止一身……”

当薛琳微笑回首之时，他又笑着说道：“昔年徽宗私幸李师师，皇后吃醋，便问李师师有什么好处？徽宗道说无他，但若是将师师杂放在一众宫娥之中，尽管衣着一般，此妹必能惹人注意。

小生起初不信，今日却获例证，方知所谓的倾国倾城之色，不为衣着粉黛所掩，浓妆淡抹，一并相宜，粗服乱头，依然国色……”

他这一番咬文嚼字，奉承薛琳，却是十分合适，六魑之末，快乐娇笑，笑得柳腰儿款摆，婀娜生姿，更使得上官公子双眼发直。但

在欧阳白，心下更为光火，那李师师乃是北宋汴京名妓，如今这上官安，竟以妓女来比薛琳，却不是大大的不当？

可是六虺之末，却不见怪。

画舫之上，中舱绣帘打开，主人肃客入内，当薛琳跨过门槛时，无意间一瞥那楣额，在后的欧阳白分明可见，她的娇躯微微一动。

禁不住也去看那楣上匾额，一瞥之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匾已被漆成绿色，但兀自可见，原来的泥金字迹，乃是“黄龙”两字。

这两字入眼，欧阳白恍然大悟。

原来在这洞庭湖上，昔年有一位英雄人物，统率这一片水上世界，号令全湖，无不服从，湖中所有的船只，从艨艟大船到舴艋小舟，都归他约束。

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黄龙佟易，当时他的信物，黄龙小旗，不但在洞庭湖中生效，就是来到陆上，无分南北，黑道白道，也得买他的面子。

黄龙佟易此人，乃是前辈英雄，近十年来，他的名声，久已不闻，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

此番忽见黄龙金匾，欧阳白心下起疑，这位上官公子，莫非与昔年的洞庭之主，黄龙佟易有关。

进入舱来，处处注意，只见那柱上雕琢，大都均是飞舞生动的小龙，更是可信，所料不差。

舱中布置，极是奢侈考究，此时宾主落坐，画舫缓缓开动，舱中两侧，轩窗开启，湖光山色，一览遥远，顿时使人心头一畅！

侍女们送来精细茗点，上官公子亲自为薛琳斟茶，殷勤无比。

最可恨的是他的双眼，始终不曾离开过六虺之末，薛琳姑娘的身上。看得欧阳白，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薛琳的态度，可是雍容无比，此时淡淡一笑，说道：“公子，我猜想这船，在未漆成绿色以前，必是全系鹅黄之色。”

上官安目露惊奇，连忙点头，表示正是如此！

薛琳毫不在意，又道：“如此则这条船，当是昔年，洞庭湖黄龙佟易的座舟了？若不是洞庭君，谁人敢大胆擅用天子之色！”

但不知佟易前辈现在何处？何不请同相见！”

上官安眼光之中，微露不安，说道：“那是家舅，去世已久！现在由小生继续率领，家舅旧部……”

薛琳笑道：“原来上官公子，已继承了昔年洞庭君的事业，可喜可贺……”

上官安谦逊了一阵，主客三人，品茗谈话，那匹追风宝马，已在舱外，自有上官安手下照料。

画舫缓缓驶行，大湖之中，浩淼一片，远近景色，尽收眼底。

舱中丝竹奏起更是令人有飘飘凌风之感。

那上官安似乎甚是讳言他的舅父，洞庭君黄龙佟易，适才被薛琳识出相问，他可是显得有点异样，稍稍沉默了一阵。

此时主人又渐渐恢复了常态，笑着与薛琳攀谈，吐语风雅，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薛琳，毫不放松。

渐渐的，他的话中，已由阿谀转为诙谐，渐加上佻巧成份，显然是想要逞他口舌之利，来试图挑动美人儿的芳心。

欧阳白按捺不住，一旁已准备发作。

忽然间，薛琳一笑，故意引转话题，说道：“上官公子，你既然继承了令舅的事业，是否仍称洞庭君呢？”

上官安脸上一红，说道：“这个，先舅父的称号，小生不敢僭用，小生本来有一称号，叫做黄船公子。

但是如今，只怕必得顾全实在，我那名号，要改为绿舟公子了！哈哈……”

薛琳眼色一撩，欧阳白已看出六腑之末，对这位上官公子，大有轻视之意。

欧阳白心中悬念笛女安全，此时按捺不住，主动提出询问。

一言相询，提出之后，眼看那上官公子，面上现出难色。

薛琳立刻笑着表示，只消上官公子提供线索，任何困难，均当由两人去挡，决不连累主人，无端相扰，着实不安，上官公子，如果有什么条件，希望能够交换的，只要是两人力所能及，断不推辞。

上官安苦笑一声，双眼之中，露出爱慕与企求，说出他心中之愿。

道是昔年江湖之上，水陆分治，水道各路英豪，群推海隅大盗鱼玃，出任盟主，当时水道盟主的信物，经由大众认定，系是一件汉玉如意。

海隅大盗鱼玃后来与十二凶人结下了梁子，家破人亡，当时他为何不曾利用水道盟主信物，役使天下水道群雄，替他出力，对付十二凶人呢？

这其中，有一项鲜人知晓的秘密。

原来那水道盟主的信物，被鱼玃藏在两具珍珠镂金鞍中的一具之内，两鞍与落日，追风一双名驹，均已在事先被三通韦佯、四通吕梁英盗去，是以鱼玃失了盟主信物，便成了没脚蟹，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这秘密，侥幸被黄船公子上官安知道，情知那玉马金鞍，均在六魃之末薛琳手中，这水道盟主信物，汉玉如意，薛琳要来无用，若蒙相赠，实是感激。

一言说毕，薛琳立刻表示，一对金鞍，如今只有一具在此，但不知那汉玉如意，是否恰好在这具鞍中，如果在时，理当相赠。

上官安连连道谢，薛琳与欧阳白等着等着，他竟迟迟还不肯说出笛女下落。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含情凝睇，注视着薛琳，不用说，他的另一个条件，必是对于薛琳，垂涎绝色，起了非非之想。

黄船公子上官安嗫嚅地说道：“薛姑娘……你绝色……无双……小生若是……若是有福……能与你……相伴数日……死……也

……甘心。”

一言甫毕，欧阳白勃然大怒，霍地起立，手起处“砰”的一声撞在桌上，桌面立刻应手裂开一洞。

怒声斥道：“上官安，瞎了你的狗眼，居然说出此种无礼的话来！”

上官安一怔，面色由绯红转为煞白，不甘示弱，按剑喝道：“小子，你是什么东西，在我黄船公子地面之上，哪容得你撒野，谅你也不配干涉薛姑娘，小生与她的事，你凭什么过问……”

欧阳白大气，上前一步，便要动手。

登时一舱之中，剑拔弩张，争端一触即发，上官安的部众，纷纷进入舱来，露刃等待！

薛琳绿衣飘飘，倏忽飞来上官安与欧阳白之间。

纤手一扬，满面冰霜，娇喝一声，叱道：“上官安，你休得胡言，你知欧阳公子与我是什么关系？”

上官安不是傻瓜，立刻听出了薛琳话中之意，情知这位姓欧阳的少年，敢情非是薛琳普通面首，他的地位身份，可从薛琳一言之中，猜出重要。

登时这位黄船公子，白皙俊脸之上，泛起羞涩惭愧的红色。

此时他可是有点抹不下脸来，怔怔立在原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欧阳白，也觉得甚是为难。

聪明的薛琳，此时来作调人，“咕”地一笑，面色和缓，说道：“来来来，不打不成相识，些许小事，何必介怀，如此湖上美景，清风绿波，玉人茗点，须是不能辜负，快快坐下，有话也好畅谈。”

上官安脸色一松，连忙喝令手下，换过一桌，肃客坐下，抱拳向欧阳白道歉。

可是他那白皙俊脸之上，兀自带着一抹晕红，欧阳白慌忙谦逊还礼。

一天云雾过去，舱中紧张局势一松，上官安的手下，纷纷撤退

出舱。

薛琳笑道：“上官公子，如果小妹猜得不错，敢情你的势力，已是限制在这东洞庭水面，那西洞庭一面，已是另有其人盘踞。”

上官安脸色一黯，说道：“姑娘所料不差，正是如此，多怪我上官安不成材，先舅父去世之后，洞庭湖曾一度陷于混乱，后来先舅父的旧部们拥护我出来，收拾残局。但西洞庭却被湘江一虎狄青松占据，勾结本帮败类，渐成规模。

东西两洞庭，曾经数度举行决斗交战，但都没分出高下，获得结果……”

上官安说到此处，薛琳插口道：“那少女想来此时也正陷身在西洞庭，湘江一虎狄青松手中了？”

上官安连连点头，说道：“便是如此！那湘江一虎狄青松与我东洞庭反目，实力雄厚，未可等闲视之。

无论是薛姑娘与欧阳公子，要想自他手中索回那位吹笛的少女，或是我上官安企图收复西洞庭，完成先舅父的事业，看来那狄青松断断都不会答应，一场剧斗，在所难免。

这便是小生希望得到那支水道盟主的信物，汉玉如意之故，若有此物，不怕那狄青松不乖乖地服从。”

薛琳启请上官安手下，将追风宝马背上，珍珠镂金鞍取下，抬进舱来。

也许那昔年水道盟主信物，汉玉如意，即在其中，此时放在桌上，上官安与欧阳白俩情不自禁，都露出紧张之色。

三人看时，这具名贵马鞍，通体均系纯金打就，嵌以稀世明珠，宝光闪烁，端的是珍贵无比。

但是鞍上，却无丝毫痕迹，可以看出，鞍中中空，无藏着有物。

细细检视，毫无发现。

三人不由得十分失望，忖料那汉玉如意，极可能系藏在另一具珍珠镂金鞍中，不在此处。

黄船公子上官安在失望之余，表示虽然不得汉玉如意，但他仍是十分感激薛姑娘与欧阳公子，愿意为两人效劳，向湘江一虎狄青松索回那吹笛少女，甚至于引起双方大战，也在所不惜。

看来只好是如此了，薛琳与欧阳白也无可奈何，估计以两人之力，复得东洞庭黄船公子上官安部下相助，事情大致成功有望。

乘坐这一艘绿船，驶来东洞庭发号施令的中心君山，上面有昔年洞庭君，黄龙佟易经营的楼阁亭台，巍峨壮丽，气概不凡。

上官安部众出迎，安排贵宾们下榻安憩，准备次日，驰书西洞庭，约期决斗。

这位黄船公子虽然是私心爱慕薛琳，情思甚切，但在画舫上的情形，证明了六魑之末薛琳，已是迥非曩昔，游戏人间的魔女，此番她已是名花有主，倾心于欧阳姓的少年。

上官安敬爱薛琳，自是决不敢勉强，勉强将如火如荼的希冀压下，眼见薛琳与欧阳白两个，双双进入宿处，他可是十分羡慕欧阳白的幸运。

晚间，卧室之中，薛琳吩咐，将那具珍珠镂金宝鞍，搭来卧室之中，细细地在灯下小心检视。

她可是十分温柔，叮嘱欧阳白早睡，养精蓄锐，准备明日大战，她自己将运用巧思，待要来发现金鞍上的秘密，试看能否侥幸找出那支水道盟主信物，汉玉如意来。

如果顺利找出，则一场干戈可免，那可是最最理想无比。

她在外间检视、沉思，欧阳白却在里间，辗转反侧。

笛女秀丽纯真的面容浮起在眼前，耳边似乎还有她的笛声在萦绕。

也许她此刻正在危险之中，那西洞庭的湘江一虎狄青松，也许会对她起意染指。

如果迟去一步，或许大错已经铸成。

悬念着未婚妻室的安危，欧阳白再也不能睡着，悄悄起来，将